

从水路、旱路到生态路：

# 道银村的未来之路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道银生态考察图。本版图片由鹦哥岭保护区提供

位于鹦哥岭大山深处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委会道银村，至今未通公路。进出村子的路有2条，一条1米宽的羊肠小道，来回50多公里，谓之旱路；一条循南开河而上的水路，长度相差无几。虽然2条路都是风景秀丽，却都崎岖无比。几年前，道银村甚至连旱路都没有，村民到山外，唯一一路涉水而行。山里的山货、山外的生产生活资料，运出运进就很费劲。不仅路不好走，连通讯都是大问题。道银村17户人家，93口人，聚居在2个自然村里，即道银和力土。两个自然村都没有固定电话，道银更是封闭，连手机信号都没有，要打电话必须拿着手机跑10多分钟到力土去。

因此，在道银村民的眼中，路，就是他们的命根子。由于交通不便，村民的生活水平就无法跟上来。1950年代末，政府动员道银村民搬迁到了山外的白沙一个乡镇，给他们划拨了数百亩土地。没想到，当地村民认为道银人抢了自己的土地，时不时与他们发生冲突。几年后，在老村长的带领下，道银人被迫采取分步撤离的办法，先将牛赶回道银老村，然后在一天晚上全体拔营而归。时光转到1980年代，生计赶不上时代发展的道银人再次面临搬迁。在政府的劝说下，道银村又搬到了白沙另一个地方。遭遇则与前次类似，而且时间更快，2年不到全村人又在村长的带领下搬回了道银。

2010年，政府希望再次动员道银人外迁，结果遭到斩钉截铁的拒绝。不仅因为道银人对前两次外迁教训的记忆深刻，更因为两年前，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修成了一条旱路。这意味着道银人到山外不用再怕弄湿脚，甚至可以用上摩托车这种“先进”的动力交通工具。

有了这条旱路，道银人终于可以用摩托车托着山货、橡胶片出山卖个好价钱，然后，顺带捎回山里急需的生活用品。于是，一路晃悠着、怒吼着冲上山坡又疾驰滑到坡底的摩托车，就成了这条山路上一景。

水路、旱路并进的道银人，并没有满足现状。在鹦哥岭保护区和香港嘉道理农场的帮助下，他们开始琢磨着修建另一条新路：生态发展之路。

2007年，在保护区科技人员的长期宣传教育下，道银村率先在流经自己村庄的南开河上建立了禁渔区，全面保护这里的淡水鱼资源。在护林员符国华的带领下，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了这条长约2公里的禁渔区河段边。只见小鱼成群浮在水面，一尺多长的大鱼潜在深水，隐约可见其“巡航”的气势。不时，还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片片水花，铺开串串涟漪。

符国华自豪地说，过去村里人总是想尽办法毒鱼、炸鱼，掠夺性捕捞使这里的鱼类资源遭到很大破坏，几十公里的河段里甚至很难见到一条手掌大的鱼。“如今好了，出了禁渔区我们也能捕到大鱼了。”他笑着说。

道银自主设立资源保护性的禁渔区，在海南省还是第一次。周围的村庄看到了，纷纷向保护区提出要设立禁渔区。目前禁渔区已经推广到了鹦哥岭不少地区。

道银村不仅在设立禁渔区的事情上走在了前头，由于被保护区当做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村里生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周边社区的前头。

村里的道路虽然是泥土路，却很干净。走在道银村里也闻不到想象中的猪粪、人粪等难闻气息。符金海说，这多亏了保护区搞的生态农业示范项目。2007年7月开始的该项目，为道银村修建了第一个堆肥环保旱厕和软床猪圈，此后几乎推广到家家户户。这不仅结束了村中无厕所的历史，而且因为旱厕几乎没有臭味；而散放的生猪又被收回软床猪圈圈养，因此显著改善了村中的卫生环境。

与此同时，保护区还与香港嘉道理合作在道银示范建立草猪饲养系统、农林复合耕作模式等，帮助当地群众以减少用水量、提高农家肥使用率等措施，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效益，减轻群众生活对所在森林的压力。

最让人惊讶的是，道银与高峰全村一起成立社区保护协调委员会，在高峰村的委员会停止运作后，该村的分会却依然运作良好。通过这个委员会，保护区在道银成功开展了农业培训，还组织村民去儋州两院和兴隆进行农业生产考察。考察的一个成绩就是村里如今家家户户种植果树，而这在以前的道银是从来没有过的。通过该委员会，保护区还向村民散发了木材、大米、果苗、奖励学金等。

委员会开展最成功的工作，莫过于发展生态考察游。在名为天下溪的NGO资助下，村民符金元被保护区派到江西鄱阳进行生态导游学习。此后，他便成了村里的专职导游。

符金元说，去年仅半年时间内，就有5拨分别来自港台与内地的生态考察旅游团来到道银。道银人按照每人每天150元—200元进行旅游收费。收到的钱由委员会根据各家提供的旅游消费屋子和服务的价值，进行分配。多余的钱，则留作村里的公共建设。为此，他们还选出几个人，分管钱、物和社区服务中心，而由村长管全面，一个村民全程监督。

“游客来了，赚到钱，全村人分。账目清晰，大家都满意。”符金海的笑容，正说明道银修筑“生态新路”的工作进展顺利。



简单易懂的禁渔区宣传画。

## 一个保护区的护林社区梦

(上接 B5 版)

“由于整天在水田里跑，鸭子很健康，鸭肉好吃，市场上抢着要。”王宏耀算了笔账，稻鸭共育能够让他家的3亩田每年多挣超1500元。如此一来，群众信心大振，积极主动参与到各类示范项目中来。

保护区科研科科长王合升介绍说，2008年底，保护区、嘉道理与县乡两级政府开展的农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计划落户红新村。农业专家制定了项目总体规划，工作人员经常与村民座谈，鼓励部分村民尝试软床猪圈、稻鸭共育、旱厕、垃圾分类、农林混种等农村可持续经济发展项目。他们期望村民在看到收益后，能逐步接受这些计划。

保护区还为村民修建了集会用的茅草顶凉亭，并为示范项目立下环境解说牌，帮助村民进一步了解项目，也为后期公众教育作准备。作为呼应，教育小组亦将“垃圾分类”和“小菜园”等项目引入小区附近的学校，冀望让永续概念植入人心。

在充分分析周边地区致贫的因素后，保护区提出了周边地区脱贫致富的政策思路。一是配合各级政府及社会的扶贫力度；二是考虑到保护区自身力量有限，通过示范式、引导式而非输血式扶贫的办法，帮助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三是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周边社区人口日益增长对保护区的压力。

而劳动力转移有两种方式，一是推动当地教育发展，让学生通过考学、掌握更多知识的途径，以自己的能力走出大山。二是保护区尽己所能聘用了当地人当护林员，吸纳了约200名劳动力就业。

道银村护林员符国华，以前主要靠打猎挖山货来谋取现金收入，1年才数百元。如今做护林员，1个月就有固定收入1400多元。

### 新困惑

便文村最近开了一次村委会会议，内容是新农保，村支书王业才却先讲了一个外地人捕鸟在便文被抓的事件。

以录音机模拟鸟叫来诱捕鸟类，是一些不法商贩常用的手段。那天，四五个外地人开着摩托车进入森林，将录音机放在布袋里，放出模拟公画眉的叫声。由于公画眉叫声好听，长得又漂亮，所以能诱使无法分辨的母画眉来自投罗网。两只画眉鸟就这样被抓。村民王秀梅发现后，立刻报告村委会，村委会通过电话、广播，召集了好多村民一起出动，终于把这几个外地人给截住了。

王合升觉得，这是当地环保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文村坚持大会小会讲环保的作用很大。”

“保护区建立前，我有10多年没在村边见过野猪脚印了。”王业才说，现在村子靠山边到处都能看到野猪足迹。这种生态恢复的喜人景象，如今在保护区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然而鹦哥岭管理站副站长刘磊觉得，要实现和谐护林社区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陆续发生的一些反复性事件，在增添他和同事的困惑的同时，更坚定了他的这一看法。

保护区拨款支持村里发展，村支书却不肯签名要这笔钱。这是发生在高峰村的咄咄怪事。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008年7月。当时保护区、嘉道理与高峰村委会协商，成立了鹦哥岭高峰社区保护协调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乡干部、村民代表、保护区工作人员组成，下设自然村管理小组，每个管理小组3—4名成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社区生活、生产对资源的利用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共同探索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

“成立这一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共管。”刘磊说，这是保护区设计好的迈向和谐护林社区的必由之路，高峰村是第一个试验的村子。然而，委员会在运作2年后，在拨款及其使用方式上，保护区却与村支书产生了矛盾。

“我们希望拨款跟项目走，由委员会掌控；而村支书则希望钱不跟项目走，由自己掌管。”王云鹏说，原来签订协议时，商定保护区2010年起每年拨付村里的7.8万元中，3万多用于帮助特困生、奖励优秀生，4万多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委员会没有法人资格，只能通过村委会下发款项，而村支书是村委会的法人代表，他不签约这笔钱没法下拨。委员会也因此于今年1月宣告解散。

目前，保护区采取的对策是，将钱以奖学金、农业补助等方式直接发到村民手中。

令刘磊们困惑的还有：村民外出考察引进的香草兰因气候不宜，种植不是很成功；有些村庄的稻鸭共育，在保护区不再提供鸭苗后陷于停滞；旱厕、软床猪圈等在经济较好的村庄不受欢迎；以及上述公益活动，在保护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收支平衡；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保护区开始摸索新的对策。例如，改种香草兰为种林下牧草；将旱厕、软床猪圈等放在偏远山村推广。此外，针对稻鸭共育出现的问题，保护区新的要求是，提供10只鸭苗待长成后村民必须上缴一两只成鸭，从而增加村民动力，力争收支平衡等。

周亚东说，鹦哥岭周边地区的贫困表现出长期、持续性的特点，因此其彻底解决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有些反复也是必然的。必须正确把握脱贫致富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急功近利式的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周边地区在脱贫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原则。

“一个新保护区的诞生后，只要找到了办法，不断摸索前进，就必然会迎来越来越大的希望。”周亚东说。